



狄更斯圣诞故事系列

*The  
Haunted  
Man*

# 人鬼交易

[英] 查尔斯·狄更斯◎著  
张 凌◎译

*Charles Dickens*

Charles Dickens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

# The Haunted Man

Charles Dickens

人鬼交易

[英] 查尔斯·狄更斯◎著  
张 凌◎译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中国·武汉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鬼交易/(英) 查尔斯·狄更斯 (Charles Dickens) 著; 张凌译. —武汉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 2016. 10  
ISBN 978-7-5680-2051-0

I. ①人… II. ①查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近代 IV. ①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60853 号

人鬼交易

Rengui Jiaoyi

[英] 查尔斯·狄更斯 著  
张 凌 译

策划编辑: 董 晗

责任编辑: 董 晗

封面设计: 伊 宁

责任校对: 北京佳捷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责任监印: 周治超

出版发行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(中国·武汉)

武昌喻家山 邮编: 430074 电话: (027) 81321913

录 排: 北京楠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富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7

字 数: 86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 元

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 
全国免费服务热线: 400—6679—118, 竭诚为您服务  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泰特比一家 约翰·坦尼尔 作

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### 第三章

### 第二章

### 第一章



逆  
转

156

散  
播

62

受  
赠

1

## 第一章 受赠

大家都这么说。

诚然，我并非觉得既然“大家”都这样说，就是确凿无疑了。其实大家说这说那，也是时对时错的。大家断定的往往是错的，而且在多数情况下，还要颇费一番周折之后才会发现错得有多么离谱，所以说“大家”之言未必靠得住。当然，有时“大家”还真就对了，但是，吉尔斯·斯克罗金斯的鬼魂不就在民谣里警告过吗——“那可没个准儿！”

提起“鬼魂”这个可怕的字眼，把我拉回到正

题上。

大家都说他看上去像个“鬼魂附体”的家伙。这回我引用“大家都这么说”，是因为大家说的没错，他看上去着实像个着了魔的家伙。

且看他那副模样吧：脸颊枯瘦，眼珠子嵌在深深凹进去的眼窝里，精光闪烁。他总是穿一身黑色，虽然质地精良、剪裁得体，但老带着股抑郁、阴森的味道。灰白的头发像杂乱纠结的海藻一样披在脸上。好像因为他一生都在茫茫人海中经历打击和磨砺，而在容貌上留下了这样孤独的印迹。任是谁看了，不都会说他像个鬼魂附体的家伙？

再说他的举止行事：沉默不语，心事重重，阴沉落寞，平素就郁郁寡欢，一副不合群的样子，从没见过他开怀一笑。那失魂落魄的神态，似乎身在某个早已消逝的时空里，或者像是在仔细捕捉着脑海里过去的旧影。任是谁遇到了，不都会说他的一举一动像个鬼魂附体的

家伙？

他说起话来慢吞吞的，声音低沉而严肃，虽然嗓音天生浑厚优美，但是他却似乎要刻意去掩饰和遮盖这悦耳的声音。任是谁听到了，不都会说发出这声音的是一个鬼魂附体的家伙？

他有一间内室，一半用作书房，一半用作实验室。众所周知，他可是远近闻名的化学家和老师，多少对耳朵在热切地期待着倾听他的话语，多少双热切的眼睛在追随着他的举动。

冬夜，他独自一人待在内室，身边堆放着各种制剂、仪器和书本。灯罩的影子投射到墙上，仿佛一只硕大且畸形的甲虫，一动不动；摇曳闪烁的火光把他周围那些奇奇怪怪的物品掩映出诡异的形状：有些像幽灵——那是火光折射出盛着液体的玻璃器皿，这些物体似乎也像有心脏一样，怦怦地颤动着，因为它们深知：他能随心所欲地将它们分解开来，再把其中的成分化为



火焰和气体。工作完毕，他独坐在椅子上，面对着生锈的壁炉铁栅和红红的火焰陷入沉思，薄薄的嘴唇像是在喃喃自语般翕动着，但室内却是一片死寂。任是谁看到这般情景，不都会说他是一个鬼魂附体的家伙，而这房间也是一间“鬼屋”？

无论是什么人，只要稍稍发挥一点想象，都会觉得关于他的一切都沾染了阴森森的影子，而他本人就生活在阴森森的世界。

就连他住的房子，也是孤零零地矗立着，活像一座墓穴。这房子原来是给学生使用的一幢古老建筑的一部分，位于背阴的一侧。它曾经是在一片开阔空地上拓建出的“疆域”，但现在早已被时间淘汰，沦为被遗忘的建筑师们旧有的臆想。这房子因煤烟熏染而显得衰朽，被雨雪侵蚀而变了颜色，同时，一整座城市却在它周围繁茂地生长起来。它的四面八方被砖头石块包围着、压迫着，就像一口快要被野草吞噬的荒井。随着时间的推

移，周围新建起了街道和建筑，高高凌驾于这座老房子笨重的烟囱之上，于是它小小的四方形院子简直成了陷在地面当中的坑。在天气阴郁的日子，周围烟囱排出的烟雾无法远走高飞，只得屈尊降落下来骚扰老屋旁那几株老树。老屋的草坪生长在霉黑的土地上，苦苦挣扎着不肯妥协、消亡。这儿寂静的步道鲜有足迹光顾，也很少有人顾得上打量，只是偶尔有那么一张面孔从上面的世界探出来看上一眼，好奇这里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角落。日晷缩在砖墙的一个小小的角落，太阳已经有一百多年没有照到那里了，于是为了弥补太阳的冷落，冰雪即使在其他地方都已消融，还是会坚持在那里待上几个星期；而东风即使在其他地方安静无声地刮过，也要阴着脸跑到那儿去搅起一股旋风。

他居所的核心部分——屋里那间带壁炉的内室，压抑而且衰朽得不成样子，但是却非常结实。天花板的木头横梁早被虫蛀蚀了，厚实的木地板也变形地朝着粗大

的橡木壁炉架倾斜。虽然被城市严严实实地压迫着、包围着，但是整幢房子的年代、样式和风格依然停留在久远的过去。屋子里寂寂无声，但是一旦远处传来大声说话或者关门的声音，这里就会响起隆隆的回声。不只是那许多低矮的过道和空荡的房间一齐呼应，这回声还会嘀嘀咕咕、絮絮叨叨，一直传到半埋在土里的诺曼式拱门那里，最后渐渐融入那门上已经无法辨识的字符周围凝重的空气中。

你不曾有机会看到在死气沉沉的寒冬的黄昏时分，他待在这一幢老屋，那是怎样的一幕情景。

这时分，太阳正要下山，光线模糊，夜风刮得正紧，带着尖锐的啸声。天色暗了下来，景物的形状已经开始因为变得不清晰而显得放大了一般，但还没有完全消逝在夜色中。围坐在火炉边的人们盯着炭火，想象着它变幻出稀奇古怪的脸庞和体态，变幻成高山和深渊，甚至军队交战伏击的场面。街上的人们为了躲避风雪而

埋着头急急奔走。不得不顶风冒雪的人们，因为零星的雪片乱钻、落到睫毛上，刺痛了眼睛，只得栖身于某个角落缓一口气。雪只是稀稀落落地飘下，很快就被风吹散，所以冰冻的地面上反而看不到一丝雪的踪迹。家家户户的窗户紧闭着，忙碌而寂静的街道很快暗下来，这时街灯忽然亮了起来。街上渐渐稀少的行人一面走一面冷得发抖，本来已经饥肠辘辘，看到沿路厨房透出明亮的火光，闻着满街飘出晚餐的香气，就越发感觉饥饿难耐了。

途中的旅人忍受着刺骨的严寒，疲惫地望着沿途晦暗的草木在阵阵强劲的寒风中颤抖着，沙沙作响。航海的船只耽搁在冰冷的船坞里，被咆哮的大海剧烈地推来抛去。礁石和海岬上的灯塔孤独地矗立着、守望着。灯塔上的灯笼像是睡意蒙眬的眼睛，昏了头的海鸟一头撞上去，跌下来，送了命。就着火光读故事书的小家伙们，想到高西睦被大卸八块，高高挂在强盗们的山洞

里，不由得打了个冷战<sup>①</sup>；他们继而又想到，要爬上一段又长又冷且黑洞洞的楼梯，才能上床睡觉，万一哪天晚上那个拄着拐杖、凶巴巴的小老太婆从商人阿布达卧室的箱子里钻出来<sup>②</sup>，堵住了去路，免不了心里发怵。

乡下，最后一道日光也消逝在林荫道的尽头，在头顶交错的树木变得黑漆漆、阴沉沉。公园和树林里，一丛丛湿漉漉的羊齿蕨、一簇簇被雪水浸透的苔藓、一堆堆落叶和一个个树干，全都变成了一团团视线无法穿透的阴影。雾气从坝子、沼泽和小河上升起来了。农舍中老旧客厅里的灯光从窗户透出来，让人看了心里暖呼呼的。磨坊停工了，轮匠和铁匠也关了铺子，公路的收费站也关了门，干农活的吆喝着牲口回家了，田地里只剩下犁耙。教堂的钟声响起，声音似乎比正午时分要来得

---

① 编者注：出自《一千零一夜》中的《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》，高西睦是阿里巴巴的哥哥，知晓强盗藏宝的山洞后，进去偷宝，却忘记出洞的咒语，被强盗发现并杀害。

② 编者注：出自《一千零一夜》中的故事。

低沉，今晚不会有人再推开教堂庭院的小门了。

白天被禁闭起来的影子，黄昏时分冒了出来，聚在一起围拢来，像成群结队的鬼魂。它们要么蹲在房间的角落里，要么皱着眉头藏在半开的门后面。无人居住的屋子被它们完全占据，在有人气的房间，它们乘着火光黯淡时在地板上、墙壁上、天花板上跳舞，一旦火焰蹿高起来，又像退潮时分的海水一样匆忙撤退。它们把屋里各样东西的形状扭曲成疯狂的幻象，把保姆变成丑陋的女巨魔，把摇摇马变成一头怪兽，好奇的孩子看到自己的影子变得完全认不出来了，感觉又好玩又害怕。壁炉上的火钳变成了一个分腿叉腰的巨人，鼻子嗅到了英国人的血腥气，立马就要动手把人骨头磨成碎粉，做成面包啦！

上了年纪的人看到这些影子，心头浮现出别样的思绪，脑海中呈现出别样的情景。影子从它们退缩隐蔽的地方偷偷溜出来，勾起人们对于过去那些形体和面容的

回忆，而他们早已埋葬在坟墓这道深深的鸿沟之中。这些人和事本应该怎样？为什么却从未成为期望中的那样？这些问题，永远在人们心头萦绕。

正如我们之前所描述的，他坐在那里，盯着炉火沉思。火光忽亮忽暗，影子忽明忽灭，他并不理会。该来的来了，该去的去了，他的眼睛只是定定地盯着炉火。想象一下吧，他那时的模样。

随着黄昏的降临，各种声响也从藏身之处冒出来和影子做伴，但这只是使他周围的寂静显得更加深沉而已。风在烟囱里咕噜响着，在房子里一会儿呜呜地低吟，一会儿咆哮着吼叫。外面的老树被摇晃、抽打得厉害，一只爱抱怨的老鸱不得安生，从高处不时困倦而微弱地“嘎”地抱怨一嗓子。过了一会儿，窗户开始颤抖起来，塔楼上生了锈的风向标咯吱咯吱作响，下面的大钟报着时间，又过去了一刻钟，烧成灰烬的火炭“喀”的一声垮塌了。



灯塔 克拉克森·斯坦菲尔德 作



他就这样坐着，忽然一声敲门声，把他从沉思中唤回。

他问：“是谁？进来！”

根本没有人靠在他的椅背上啊！也没有人从那后面探出头来。当他被敲门声惊动而抬起头说话的时候，也绝没有轻轻的脚步在地板上踏过。房间里也并没有镜子，会在那一瞬间照映出他自己的影子。但是，确确实实有一个黑影一闪而过，不见了踪影！

一位面色红润的管家推开了门，手里端着一个木托盘，他伸出一只脚把门顶住，等到稳稳地端着托盘进了屋后，才小心地一点点把脚移开，让门重新合上，以免发出太大的关门声。

“抱歉，先生，恐怕今晚迟了好些。只是威廉太太最近总是不大好……”

“是因为刮风的缘故吗？啊！我听到风声越来越紧了。”